生活就是诗和远方



看别人潇洒地背起包践行理想,万 水千山走遍,欣赏各种人世风光,从没 出过远门的我一边羡慕佩服远行者潇 洒的勇气,一边也会畅想一下琐碎生 活之上的理想光景。

去郊区租两亩地,以木槿花树为篱 笆,种菜养花,晨昏劳作,亲手打理每 一株花每一棵菜。地头搭上紫藤花 架,再搭一个葡萄架,没事时就在那里 闲坐,看看天光云影,观察风是如何吹 动一片叶子的。或者看书喝茶写文 章,都是自己喜欢的事,远离那些热闹

和无意思的小是小非,与泥土亲近,与

淳朴简单的田园生活却是华丽的 梦想,脚下的路,眼前的生活,仍然要打 起精神,斗志昂扬地向前走,局限在人 生的直线上,在几个点上重复地辗转。

南方的诗意古朴小镇也是忙碌尘 世生活的一个美好的梦。青石板路, 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深深院落……这 些江南小镇的意象,我也仅仅只在电 视上和书中见过,却是一见钟情,莫名 地亲切喜欢。也曾遥想,如果人生有

轮回的话,一厢情愿地以为也许上辈 子我就是一个江南女子,生在普通人 家,养花刺绣,再读几卷诗书。

现实的匆忙繁杂里,偶尔忙里偷闲, 却没有勇气和那股潇洒的劲头远行,只 是揽一个白日梦,平衡当下的烦闷和不 甘。无数次愤愤地立志,有一天,我一定 要去南方,寻访属于我的江南小镇,在那 里悠闲自在地看日升日落。

直到看到《惶然录》里的一段话, 我才知道,远离琐碎的闲雅日子和行 走远方的梦想固然美好诗意,而眼下 忙碌的生活也有它不可替代的意义, 那是一种令心灵妥帖的踏踏实实的安 稳,会发现点点滴滴的生活琐屑里原 藏着我们想要的岁月静好。

那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这样的,聪明 人把他的生活变得单调,以便使最小 的事情都富有意义。遍游了全球的旅 行者,走出方圆五千英里外就再也不 能什么新的东西打动他。哪里有新 奇,哪里就有见多不怪的厌倦,而后者 总是毁灭了前者。真正的聪明人,都 能够从他自己的躺椅里欣赏整个世界 的壮景,无须同任何人说话。

日升日落,花落花开,月升月落 ……哪一样不是重复而单调呢? 我们 却在这重复单调里感受到了震慑人心

生活的重复单调就像原始的诗经 一样,回旋往复里蕴含着淳朴的情 怀。我们的先人没有去寻找诗和远方 的梦想,他们把眼前的生活过成了诗 歌的模样。

欣赏一句禅诗里的生活态度:睡起 有茶饥有饭,行看流水坐看云。生活 原本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渴了有茶喝, 饿了有饭吃,拥有闲适的心境,保持一 颗平常心就好。

认识个蕉农,借了档口一角卖香蕉。今年水 果烂市,香蕉的命运也不能幸免。半天卖不出一 公斤, 蕉农就将蕉摊托付给我, 自己忙去了。

一天,邻家制衣厂的女老板抱着个小男孩 过来,以为来买香蕉,迎了出来。小男孩估计 七八个月大,大头,肉嘟嘟的,见我过来,含在 嘴里的小手指拿出来笑着向我伸了过来,我一 高兴,拍了拍手张开去抱他,小男孩一点也不 惧生,主动从女老板身上迎过来。

第二天,女老板又抱着小男孩过来了,说: "这家伙一根香蕉自己就吃完了。"说着又在哪 摊香蕉里摘了一根,小男孩手握着香蕉望着我 笑,我上去抱过他逗了他很久。

连着几天,女老板都抱小孩过来取一根 香蕉。天天抱着小孩来拿香蕉,又不花钱,我 就有了想法。这天,正在和一个客人争辩,气 头上,刚好见到女老板取香蕉的那一刻,有些 没好气地说:"你从哪里捡到个小孩天天来拿 香蕉……"话说到一半,就意识到过分了,赶 紧改调侃语气说:"是不是你生的二胎呀?"那 瞬间,我看见女老板脸色变了一下,勉强笑着 离开了。

蕉农算是赖上我了,每天把蕉摊摆好,人 就不见了踪影,档里闲的时候,就盼着有人来 买香蕉,自然就想起那个小男孩。那小手嫩嫩 的,伸到我的脸上,冲着我笑,有趣兼得意。可 是我那天对女老板那样的态度,虽然及时纠正 了,她再也没有抱小男孩来拿香蕉了。

其实我是真的不在乎她拿香蕉给小孩子, 蕉农也没有要求不能少斤短秤的,多一根和少 一根都无关紧要,可想法一多,潜意识作用就 脱口而出,结果让人家误会了。有几次,远远 看见女老板抱着那个小男孩,我真想招呼她过 来,可最后还是没勇气开口。

曾经有一个圈子,有事没事聚聚堆,烦恼 有倾诉对象,快乐有人分享。后来因为一件 事,我发现D君耍了手段,一直认为那是个卑 鄙小人。有了这个思路之后,无论在何种场合 相遇,总是看D君不顺眼,冷漠相对。后来有

心念美好



一次在餐桌相遇,几句不合,就吵了起来,对待 D君的尖酸刻薄就更加变本加厉。那次之后, 和D君少了交道,和我聊得来的,也很少和D 君一起玩了。

最近看到一个小视频,是介绍日本科学家 江本胜博士著的《水知道答案》,主题就是世间 万物都是可以沟通的,人类的想法,决定着周 围的环境。按照他做的水的实验,人的心好 了,它们(水)就好了,人的心坏了,它们(水)也 就坏了。沿着这个思路想来,我动了杂念,人 家就不再抱小男孩来了,似乎是保住了一根香 蕉,而我的生活就少了一份童趣和美好。如果 当初我不那样想D君,也许那些不愉快的事就 淡了过去了,大家依然会有事没事聚聚,烦恼 有人倾听,快乐有人分享。

心念美好,一切都好!

琐

的

原

跳舞不小心伤了右 腿韧带,痛得钻心,脚跟 都不敢触地。儿子刚好 放假,每天帮我把洗澡 水调好,吃完饭帮我收 桌子洗碗,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细细。我怕耽误 他学习,就说我自己也 能做,不用他帮。他说: "这算什么呀?记得有 一次姥爷被车碰伤您还 给姥爷天天洗脚呢!"

难为他还记得这件 事。那时儿子才五六 岁。父亲骑电瓶车出去 买菜,在十字路口被一 个右拐的大货车刮蹭在 地。多亏旁边的路人及 时喊停了司机,不然后

果不堪设想 我们赶到医院的时 候,医生正在给父亲包 扎。因为是夏天又是被 货车拖拽了一段路,父 亲的裤子上衣都磨破 了,皮肤擦伤全身都是 血渍,庆幸的是带了头 盔,未伤及骨头和头 部。所有检查做完之 后,我让父亲换上一条 大短裤坐在凳子上,端 来热水,给父亲擦拭身 上血迹。父亲的腿伤得 比较严重,血迹顺着小 腿都流进了鞋子里。我 帮他脱下鞋子,把脚放 进了盆子里的时候,它 绷得紧紧的,直往后 缩。父亲说,我自己洗, 血太脏了,别溅到你衣

我抬眼看着他,说: "我小时候您给我把屎 把尿您嫌弃过我脏吗?" 父亲嗫嚅着:"你不

是我闺女吗?"

"是啊,您不是我父亲吗?我小时候你不嫌弃 我脏,闺女怎么又会嫌弃父亲脏?!"

父亲依了我。我将他粗糙的大脚放在温水 里,慢慢洗,轻轻擦。病房里的病人、家属和护士 们都恭维父亲有一个好女儿,父亲乐得忘了痛,咧 嘴笑着。没想到这一切细碎,都被孩子看在眼里, 十一年过去了还记得。

我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我父母来了, 除非事出有因,不然他们不上桌谁都不许先动筷 子。有一次全家聚在一起,父亲还在洗手,老公就 拿起筷子想尝尝他眼前的猪蹄子——这是他最喜 欢吃的菜。儿子那时才三岁,他立即拽住他爸的 胳膊喊:"爸爸,您还不能吃,姥爷还没上桌呢。" 老公一愣,缩回伸出的筷子,尴尬地一笑说:"对 对对,儿子说得对!"

孩子上学要经过一条繁华的街道,每次下雨 必堵,只要孩子爸爸接孩子,又碰上交通堵塞,不 管下多大的雨,他都不顾及自己淋湿,会下车像交 警那样疏导交通。每次回山里老家,车子只要有 空闲的位置,不管认不认识他都会免费带人一 程。每次亲朋好友来家里,他买菜做饭招待客人, 亲力亲为。孩子爷爷奶奶来了,他吩咐孩子们给 他们打好洗脸洗脚水,铺好床叠好被,把老人伺候 得妥妥当当。这些在我们看来理所应当的细碎琐 事,在孩子心中就生了根。

不要小看细碎,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 小流,无以成江海;不积尘埃,无以成高山。是这 些不起眼的琐碎,慢慢积成岁月的尘埃,成为沃 土,为爱的植株提供养分,终于成了爱的组成部 分,就像原子之于物质。勿以善小而不为,能为琐 碎的人,心必细腻必温柔,必能用琐碎细致自己, 温暖他人。

★ 父爱 也能细如丝 ○ 夏学军



都说父爱如山,沉稳凝重,如定海神针般 给人以力量。就像我的父亲那样,当我饿 了、渴了、冷了的时候会想到母亲,而遇到棘 手的事情时,一定会找父亲求安稳、求帮助。

这么多年以来,有一个父亲的形象却一 直让我难忘。

他是我同学的父亲,小的时候我们住平 房,同住在一条街上,对彼此的家庭情况非

他留给邻里间的印象是有些"娘气", 在我们东北这"大男子主义"盛行的地方, 无疑是被看不起的,就连女人都在背后嘲

他的"娘气"不是体现在言谈举止上,而 是因为他包揽了家里一切女人的活计,比如 针线活、洗衣、做饭。他的妻子是个粗粝的 女人,长的没有女人相,也不擅长家务和针 线活,每天除了上班就是上班,见了邻居也 少有打招呼的时候,在街坊邻里眼中就是一 个"男人婆",不受待见。家里又恰巧是三个 男孩子,半大不小的年龄,很是需要一个人 细心打理呢。母亲不擅长,只有父亲勉为其 难了。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父亲这个角色代表 的是严肃,是认真,是一种让人多少有些敬 畏的角色。与母亲如水般的温柔,如丝入扣 的慈爱有着鲜明的对比。

而我同学的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也真 是难为了这个父亲,吃喝还好对付,做熟了 就成,而穿衣就不那么简单了。那时候贫 穷,衣服都是自家做的,春夏秋冬,从里到 外。我奶奶做得一手好针线活,也是热心 人,常常帮邻居做些针线活。我经常在放学 回家时,看到那个父亲拿着布料来请奶奶帮 忙裁剪,或者拿来做了一半的衣服,来请教 奶奶衣领怎么缝,衣兜怎么弄。

我从未听奶奶在背后嘲笑过这个父亲的 '娘气",更多的是感叹,感叹他的不容易,感 叹他一个大男人如此心细如麻,感叹他对老 婆的宽容和接纳。

最让街坊邻居嘲笑的,是他织毛活的样 子。一家几口人的毛衣裤,需要他一年四季 利用闲暇时间不停地织。想想那个画面吧, 一个粗枝大叶的男人,手握几根纤细的毛衣 针笨拙地摆弄着,上一针下一针,并一针加 一针,因为不甚灵活,嘴都跟着用力似的。 现在想起来画风也是很另类的。

我们听不到他埋怨,百转千回只为一个 目标,能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得更幸福!他的 江湖也许不大,小到可能只有一个家,但谁 也不能否认,他是家里的天。当一些人对他 不屑、讥讽的时候,长长的毛线绕过他的手, 变成温暖的衣裤;柴米油盐打理得井井有 条,粗茶淡饭也香甜。

父爱如山,父爱也可以如丝般细柔温暖。

一位同事过去在乡下教 书,孩子在县城读书,丈夫 也先她调进城里工作,就在 县城买了一套房子,以方便 丈夫孩子生活。但是,每逢 周末,只要她因事不能回 家,丈夫孩子就或骑车或搭 乘客车,不辞劳苦地往她所 在的学校赶。要知道她所在 学校离县城可是有二十华里 的路程。她对丈夫和孩子 说:"城里现成的房子,买菜 做饭又方便,你们却硬要赶 几十里路到我这儿来,我这 儿有什么好哇?"

丈夫听了笑而不答,女 儿则唧唧喳喳说开了:"妈 妈,你不回去,房子再好也 冷冷清清,不像个家。你在 哪儿,我们的家就在哪儿。" 女儿的小甜嘴儿把妈妈说得 泪光闪闪。

是啊,妈妈在哪儿,哪儿 就是孩子的家。在外边上学 或玩耍的孩子,回到家,第 一件事就是找妈妈,只要没 看到妈妈的身影,没听到妈 妈的声音,就会屋里屋外地 找寻,直到找到妈妈为止, 否则,就不能安心。

回想小时候,父母因工 作关系在山里辗转数处,母 亲到哪儿,我们的家就安在 哪儿。有母亲的地方,就有 温热可口的饭菜;有母亲的 地方,就有保暖舒适的衣服 和鞋袜。记得那年我上初中 离开了家,每学期一放假, 我就不顾一切地往家赶。一 回到家,就急切地要见到母 亲。如果母亲没在屋里,就 一定要打听清楚母亲所在的 地方,然后去找。尽管心里 知道不用去找,母亲也会回 来的,但不知为什么,一定 要见到母亲心里才觉得安稳

后来我自己也做了母 亲,每每听到儿子在外玩耍 N 处是吾家

或放学回家喊"妈妈,我回 来了"时,我就赶忙答应一 声,儿子一听到我的回答就 安心干自己的事去了。有几 次我故意不答话,儿子就急 了,大声叫我,直到见到我 为止。

有很多老人,儿女长大 了,在外成了家,他们会搬 到儿女那儿住,以儿女的家 为家,这又是为什么呢?说 到底,就是想跟自己所爱的 人住在一起,能够天天看到 心爱的儿女和孙子孙女,当 老人的就会觉得心安。

说到底,哪里才是我们 的家?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安 居的地方才是我们的家,我 们所爱的人在哪里,哪里就 是我们的家。

正所谓:"此心安处是 吾家。"

父亲是个木讷的人,所谓"讷于言敏于行",用 此话形容父亲极为合适。从小到大,无论我取得何 种成绩,感情吝啬的他都不会抛来一句赞美之词。

我在农村长大,农家少闲月,父母根本无暇顾 及我的学习。我踏入村小学大门时,父亲当年的语 文老师尚未退休,随后,他亦成为了我的小学语文 教师。得益于恩师的悉心教诲,我的成绩一直名列 前茅,并任班上学习委员。在家中,奖状如雪花般 贴满墙壁。每有客至,母亲就会指着墙上的风景, 历数我的优异表现,而一旁的父亲则默默不语。

后来,母亲告诉我,念过高中的父亲知晓"满 招损,谦受益"的道理,故而对我取得的成绩保持 缄默。我对此感到不能理解,常常郁结于心。小 学毕业,我将要升入镇上初中就读,那所学校实行 全封闭管理,住读成了唯一选择。

上初中时,游戏厅如雨后的春笋遍地开花,从 县城到我所在的乡镇,可谓无孔不入。一群不谙 世事的少年,懵懂地在游戏厅内走进走出。游戏 厅内,有充满诱惑的"渐欲迷人眼"的多款游戏,也 有乡下少年试图释放天性的不安分的心。在同学 的带动下,我也成为沉迷其中的一员。由于初中 课程难度加大,我的成绩不再耀眼夺目,加之父母 的疏离,初一时的我渐渐松弛并堕入游戏的深 渊。父亲最担心的一幕终于发生了,得知真相后, 他只说了一句话:"作为父亲,我不希望你走入歧 途。我给你一周时间考虑,希望你能重振自己!"

不点赞的父亲

夏飞雄

前途问题,初中后两年,我选择了但问耕耘的奋斗生 涯。考入县一中后,面对高手云集的新环境,如履薄 冰的我渐渐读懂了父亲常常挂于口头的那句"天外 有天"的人生喟叹。高中三年,晨兴夜寐,晴耕雨 读。有了父亲之前的叮嘱,我似乎从中得到某种精 神上的指引,不再迷恋身外的风景。清晨五点多,我 头顶星光疾行于通往校园的小路,去教室开启一天 的早读时光;夜晚十一点,我时常仰望天空中的月亮 和星星,一边刷题一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高中毕业后,我如愿考入省城最好的师范大 学。当日,邮递员送来一份专递,母亲和我听闻后 迅速从楼上冲了下来。我打开快递封口,握着这 份大红的通知书,感觉到它似乎沉甸甸的,因它寄 托了家人全部的期望,承载了让我心生悸动的大 学梦。母亲和我对此激动得泪如雨下,父亲回家 后只是看了一眼,然后踱出家门,直至深夜时分家 人入睡后,他才踏入家门。

上大学后,新生军训时光开启,我开始了逐梦 虑及父亲这番语重心长的话,以及农家孩子的 的日子。一天,母亲打来电话,对我说,儿子,这

么多年来,你父亲一直不习惯给你点赞。其实,他 并非你理解的感情吝啬,每次看你取得较大成绩, 他暗地里比谁都开心哩!你还不知道吧?拿到通 知书的那晚,他去找村里的大伯父喝酒,含着热 泪,一个劲地念叨着——我黑蛋儿出息了……

